

# 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或事

## M·图祖姆·克则勒坎(土耳其)

从我领悟到我为了陶艺而生存那是我唯一的道路的那一刻起,我便把无限的精力投入我的陶艺生涯中。这个旅程是一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粗糙的痕迹陪伴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旅程。这个旅程是包含了以极大的热情在造就精美艺术品的艺术世界里的辛勤劳动,只有超越超越再超越而没有隐藏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旅程。

我的这个旅程来源于泥土的力量,它温暖了我的灵魂,让我精力充沛。

回顾我的陶艺之旅,我的向导是泥土-水-火三部曲。用陶瓷的语言加上技术方面的经验,把泥土重新塑造形状,以达到美学和视觉上的美感是我必须要去做的。

在我陶艺之旅的头几个年头,我用自己的理解去创作作品,总认为概念不能超越视觉质量,技术和信息互相支持。我不断尝试在我住的地方用各种各样的泥,各种各样的烧制方法来制作各种不同的作品。在客观与结果的关系的框架内,建筑表面设计,日常用的功能型陶瓷和装饰性陶瓷作品我都尝试去制作和记录下来。

与中亚到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艺术家的交流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居民的生活经历指导了我的艺术生涯。传统的土耳其陶瓷艺术不论从哪个方面说对我而言都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从它的装饰艺术,到它的顶峰时期的伊兹尼克,我无不沉湎其中。

在我的陶艺生涯中,除了前几年之外,我并没有在我的概念性作品的试验中加入釉的因素。相反,在我的表面设计和户外作品中,我使用了我自制的釉。除非特殊情况,我不会用釉给表面上色。因为釉往往会封住质地并阻挡泥土的魅力的展示。

当我越来越熟悉陶瓷之后,我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式。我获得了在我的国家并不使用的按照泥土的类型和烧制的方法,通过局部的表现如何使泥土和烧制来丰富釉彩。烧制时每天的变化和给我带来的新的知识让我仍然印象很深刻。不同的材料和各种各样的烧制方法对我设计我自己的作品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随着我对陶瓷熟悉程度的提高,我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抓住每一个方面甚至每一个气味,把它们变形,然后融合到一个光滑的风格简约的作品中的渴望和不安时刻缠绕着我。我从车床上设计的形状从装饰中解放出来了。我的作品与乐烧方法的结合,也就是把在烧制之前先把金属盐溶于水然后再烧制让我在这个领域探求了15年。用不同的方法,在接触作品坯子之前让主要结构把金属盐吸收,这样会激发作品无限的说服力。

现在,我发现了一个实验瓷泥的机会。坚硬的,精细的瓷泥和如何将它用特定的方式粘合在一起,我遇到了一个新朋友,我已经将它实验了5年。

体积上的差异、透明和不透明,发光的不光滑表面感觉上的变化帮助我创作出了作品独一无二的韵律,优美的旋律。不同的姿势提供了不同感官上的变化,材料的合力和形式帮助我构成了我的作品。

不同尺寸的形状通常用在长-宽的相互关系中,透明和不透明则在同心圆中显现出来。

瓷泥和玻璃的混合,例如 硅,产生了设计美感上一致。当瓷泥烧制温度达到1250摄氏度时,通过氧化作用,透明将变成不透明,釉彩在表面也将由于玻璃的反射作用而若隐若现。



